



东大街二题

□ 戴明生

唐家肉案子

汪曾祺先生在故里杂记《鱼》中,记述高邮东大街庞家三兄弟的肉案子,其原型是唐家五兄弟。时隔七十多年,我对他们的名字记不清,只能用唐老大、唐老二、唐老三、唐老四、唐老五来表示。五兄弟都住在汪老描写的新建大宅子里,坐北朝南,面对越塘。房屋正中是由南向北很宽敞的穿堂,在穿堂中可以看到越塘的水和越塘对岸一切,眼界很开阔。穿堂两边都是卧室,是五兄弟住的地方。前后有三进,第一进是房屋最南边,正对越塘。穿堂东边卧房是老三家住,穿堂西边卧房是老四家住。第二进是和第一进紧接着,东边是厨房,堆柴草的地方,穿堂西边卧房,是老五家住。第三进穿堂东边卧房由老大家住,穿堂西边卧房由老二家住。在第二进和第三进之间,有一从东向西较大天井,天井最东头是宅子东大门,是猪进入和出货的地方。从东大门通过天井直到西边大院,那是养猪杀猪的地方。内有大小不同猪圈多个,还有一间烧开水房。院中有几条长凳、大长方形木盆,用来烫猪刮毛。院子里放各种刀、剪、铁钩、盆、桶等切割猪肉的用具。

唐家五兄弟年轻时如何分工经营、开几处肉案子、在什么地方等情况,我都不清楚。我仅对汪老在文中记述东大街那家肉案子了解。西边临姜大隆茶食店,东边临李家布店。坐北朝南,有两间门面房,铺阔子门,其原型是老二唐仁和。他身材高大,体壮,皮肤棕色,双眉色浓,人很和气;老板娘胖胖的,一脸福相。老两口很会做生意,卖肉有一套,看人下刀、抬头看秤。他下刀切肉,没有亲疏之分,先问顾客买回家怎么吃法,是做肉圆、炒肉丝还是红烧肉……根据顾客需要在猪肉的不同部位切割。切好后先给你看一看,是否满意。如果不满意,再重切一块给你,直到满意为止。由于他一视同仁,童叟无欺,生意很是红火,每天

不到中午就卖完。汪老在文中说得很对,唐老二店铺东边一间是卖肉的,而在西边一间搞一柜台,装两层货架,先卖茶叶,后来又加卖麻线和日用杂品。

唐老二生有十个子女,六个儿子、四个女儿,人口较多,越塘老家房分给二儿子唐子义一家人住。老两口在竺家巷内,汪老家后门对面,新建一座较大住宅,坐西朝东,内有七八间房屋和一个大院子,由老两口、大儿媳一家和未成年儿女居住。

唐老二是一个经商好手,他还发展了一个新项目,开一个磨坊。把新建的大院分成两大块,靠北边半个院子用来养猪杀猪,有猪圈、木盆、长凳、刀等用具;由大儿子、二儿子两人负责买猪、养猪、杀猪、肉案上卖猪肉这一套活计。而另半边院,在靠院墙南边,盖一个马厩。买了两条牲口,一条灰白色驴子和一条棕色骡子。在大院最东端,盖几间房屋,是磨坊的场地,聘用一名工友来负责磨坊一切事务,但买小麦原料和成品出售,由老板掌管。磨坊加工出来的头道粉、二道粉卖给茶食店、面店、烧饼店等地方,剩余下来的麦麸用来喂猪和养两条牲口,真是一举多得、生财有道。

1955年国家公私改造、公私合营,唐家五兄弟都进入国营食品公司工作。东大街唐家肉案子,改为县食品公司东大街门市部。巧的是公司领导把唐老二的二儿子唐子义分配在那里卖肉。这位小唐老二不仅传承了他父亲的卖肉经营之道,而且服务更加热情周到,深得人们赞誉。

居家灯笼店

东大街有一家老字号居家灯笼店,住着姐妹四人,人们都叫他们“居疯子”。汪曾祺先生1996年发表的《小嬢嬢》这篇小说,记述谢普天和谢淑媛之事,文中也写到东大街居疯子一家人情况。居疯子家在我家斜对面,中间隔着陶记炮仗店和三友布店,一开大门就看到他家门口挂的几排红色灯笼。我上新巷小学,每天都得经过他家门前,对他家的样貌记得比较清楚。从中医、西医的诊断来看,他们都不属于精神失常的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症、神经性错乱等疾病患者。就是那个自言自语的所谓男疯子,也只能属

正月初八的暖阳,轻柔地洒在医院的走廊上,给这略显冰冷的空间添了几分和煦。我又一次来到这里,进行结束治疗后的第一次复查。每一步,我都踏得小心翼翼,生怕惊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。

回想起治疗的那段日子,像是一场漫长而又可怕的噩梦。手术台上的生死未知,化疗时的痛苦煎熬,每一次的呕吐、每一缕掉落的头发,都在提醒着我与病魔的殊死搏斗。那些日子里,我看着镜子中日益憔悴的自己,满心都是绝望与无助。身体的疼痛尚可忍受,心灵的创伤却如深渊般难以填补。我害怕,害怕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,害怕再也无法陪伴家人走过未来的岁月。

等待复查结果的过程,是一场对内心的极致考验。遵医嘱做了胸部CT、彩超、心电图、抽血等一系列检查后,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可能的结果。我紧紧地攥着拳头,指甲深深地嵌入掌心,试图用这种疼痛来驱散内心的恐惧。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,都像是在心上缓缓划过的刀刃。终于所有的报告出来了,当医生微笑着告诉我复查结果良好时,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花开的声音,心中那沉甸甸的巨石瞬间落地,积攒已久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走出医院大门,阳光倾洒在身上,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新生的气息。红彤彤的灯笼挂满

于轻度的癖病范畴。为什么外界会喊他们是疯子呢?主要是性格孤独,自我封闭,不和外人交往,外形也不注意修饰。特别是那个弟弟,从不理发、刮胡须,有时穿汪老所述的靛蓝染大襟短褂,有时穿白色长袍,夏天只穿一条灰色短裤,赤身裸体。高高身材,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,皮肤洁白,长发披肩,再加上他那沙哑沉闷却不悦耳的声音,吐字不清,看上去是不像正常人。他大姐中等身材,偏瘦长脸,是饱经风霜、皱纹累累的人,她说话行动和正常人无异;除主持一家的家务外,还要在外面和客户做生意,卖灯笼和采购各种原材料,是一家之主。大妹妹身高和大姐差不多,但眼睛长得很特殊,像大蒜瓣一样,眼袋饱满的。小妹妹身材较矮,但声音尖而大,很泼辣,人称“小辣嘴”;若她家和别人发生纠纷,她第一个冲上去和人家大吵大骂,凶得很。居家四人从不到邻居家串门,也没有人到他们家去,他们连公共厕所、浴室都不去,一切在家解决。

居家父母亡故较早,长女为母,是大姐把弟妹拉扯长大。姐姐妹妹四人无一人有婚姻史,但他们把父母的扎灯笼手艺传承下来,有了吃饭本钱。他们生活都很节俭朴实,吃的是粗茶淡饭,穿的单色衣,靛蓝色、黑色、灰色、白色等,从不穿花俏衣服。

居家灯笼店坐北朝南,有一大间门面房,铺阔子门进深宽大。前半间放灯笼成品,后半间是扎灯笼、糊灯笼的地方。中间还有较大的天井,最后三间房屋是他们居住的地方。

居家灯笼有大有小,有长圆形、圆形、扁圆形,品种各式各样。扎灯笼有一定技巧,要把极细竹篾编成各种形状,上下都要收口。下面有木盘,钉上洋钉,尖头朝上,用来放蜡烛。如果挂的灯笼顶部收口,就留铁丝圈,可以吊挂在门前或板壁上。如果是手提的,就在上口用长竹片系着一根细铁丝,可以移动。他们四人分工,大姐专门买卖,扎灯笼、糊灯笼则是弟妹事。灯笼第一层是糊白色纸,第二层(外面)是红色油皮纸,有时在油皮纸上贴金黄色“天下太平”“平安吉祥”或“双喜”等图案。过去还有大人家定做姓氏灯笼等。

1955年国家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走集体化道路。陶家炮仗店兄弟四人都参加鞭炮合作社,对门同康泰翁老板已搬出,改成高邮城染坊合营总店,西边有林酿酒厂也去别处,房子都空了。居家四人不知所措,突然全家无声无息地离开东大街,搬到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,从此再没有回来过。

感恩生命中的每一缕阳光

□ 陈岚

了大街小巷。曾经我以为自己会错过这一切,错过每一个新春佳节,错过生命中那些平凡而又美好的瞬间。

如今,我无比感恩命运的眷顾。这份复查良好的结果,是我蛇年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它让我明白,生命是如此的顽强,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,也总有一丝希望的光在闪耀。新的一年,我要带着这份重生的喜悦,去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;去看春日里的第一朵花开,去感受夏日里的微风拂面,去聆听秋日里的落叶低语,去触摸冬日里的皑皑白雪……

我要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,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陪伴,如今都变得无比重要。我想和他们一起围坐在餐桌前,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年夜饭,一起看春晚,一起迎接新年的钟声敲响。我要用我的经历告诉身边的人,无论生活中遭遇多大的困难,都不要放弃希望,因为生命总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惊喜。

在这个充满希望的蛇年,我将带着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憧憬,重新出发。这一次,我会走得更加坚定、更加从容,去书写属于我的新篇章。

搬家记

□ 章双双

单位给予新入职员工的福利中,有一项是提供半年的免费宿舍,以缓解新员工尤其是外籍人员的人住难题。

来到陌生的城市,无论找中介还是网络寻找房源,总归是需要一定的时间,何况房东对租客满意、租客对住房满意的双向选择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缘分;另外,价钱无疑是最后决定去留的重要因素。所以免费宿舍让我高枕无忧地度过了一段寻房期。

一开始单位把我安排到了最北边的宿舍,是一栋二层楼的老房子,职工主要住在一楼。当时一同入职的不少,我便一个人住进了一间四张上下铺的房舍,可宽敞舒适了,自己的衣物、箱子随便放,但当时是农历二月,气温还没完全回暖的空间给予我更多的是冷清、寂寥。

从单位门口的小卖部拿着新脸盆往宿舍走去,路不长,我一直在电话里跟家里报平安,说着单位如何好、食堂今天的菜如何可口、宿舍一个人住多自在……但只有自己心里知道,电话那边家人的声音是让我在外不孤单的精神良药。抬头望去,镰刀般的月亮躲在透着亮的一片薄纱似的云层后面,星星不多,但都在努力地闪耀着自己独有的光。

月亮啊,星星啊,你们照着的是位新高邮人啊!你们的光照亮了他的路,或许也能照亮他的未来啊!

打来一壶热水泡脚,洗去一天的疲惫,上床入睡,用被子紧紧包裹着自己。家中带来的被子是太阳晒过的,满是阳光的味道,满是家的味道。走廊处挂着未拧干的衣服,“嗒嗒嗒”滴到地面的声音是我的催眠曲。

就这样住了两月有余,我被安排进一栋靠近食堂的四层宿舍楼,这里阳光充足。每层楼每个房间住满了实习生、进修生,还有像我一样的新员工,我也逐渐认识了单位其他科室的同事。

等到免费住宿结束,我便开始搬迁,搬到靠近大运河的大公馆,所在的租房是同事之前住过的,经过介绍租给了我。在这个租房里,我开始了更加自由与热爱生活的生活。下班回来自己做饭,吃着老家寄来的咸肉、腌菜、土鸡蛋,周末有时间了便去菜市场买点菜,好好犒劳自己。

靠近大运河的租房,让我下班后更近距离地走向运河堤去散步,夏季的运河堤更是成为我的跑道,从南往北跑去,到了人不多的路段再折返。跑累了在河岸边吹吹风,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有好友成团的散步、有年迈老人坐石凳的闲聊、有骑车训练的小孩、有牵手拥抱的恋人……这小城如此舒适、惬意,路灯微黄的光拉长了我的影子,淡化了我对家乡的思念。

房租到期,我没有续约,随后便左一个大包、右一个大箱地搬出了大公馆,来到单位对面更近的租房。考虑到一个人住,面积合适就行,价格划算,便签下了最顶层的阁楼,楼下是房东。老房子没有电梯,除了有时搬重物中途会停下来休息片刻,每天上下爬六楼几趟不在话下。

这样一来我离中市口近了,早上来不及做早饭便匆匆下楼前往中市口,点上一碗阳春面,冬天时再加上一碗豆浆,一股暖流从胃里逐渐扩散到全身。再不济,拿着煎饼边吃边走去单位。

阁楼冬冷夏热,一旦气温骤降或多天没有阳光,洗澡便成了麻烦。多名阿姨辈的同事看出了我的窘迫,商量着将值班室的洗浴间提供出来,晚间无人时我就借用洗浴间洗澡。热水澡让我身体暖和了,而高邮人温暖了我的心扉。

前两年单位搬到邮城东区,工作地点的改变让我又一次搬家,住到通湖大桥西边的一个小区,它是一楼的车库改建的租房。下雨天,如果是大雨,会有水漫进门内,雨停了,用扫把扫出去。天好时,便有阳光照进来,在一方一方光线下,可见尘埃在舞动。任凭它们欢乐吧,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——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,背对阳光,翻着自己喜欢的书,锅里滋滋咕咕地在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热气。

这次租房我后来违约了,一年的租期只住了半年,当然,违约金我诚心诚意地支付给了房东。我是真心的快乐,因为我买房了,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记得很清楚,当时一天看三四次房,半个月中看中了一个小三房。也是最后一次看房所做的决定,当场支付了押金,可首付我还没着落啊!我向高邮的朋友和同事开了口,朋友、同事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援手。我买了房后,才告知老家亲人。我知道,与其让他们为我去烦恼,不如等到事情解决,告知他们结果。这样一来,他们的喜悦会远大于担忧。

我一直感恩这些朋友、同事,他们对我这个外地人无条件地信任。后来我定期往他们的卡里打钱,只要维持基本生活水平,剩下的钱便汇入帮助我的人的卡里。

当还清借款,我长吁一口气。那天的阳光,在我看来跟以往不一样,它格外的明亮。那天,我购买了一束鲜花,插在玻璃瓶里,放在餐桌上,它的绽放是我内心的表达。

梅花

□ 周宏萍

去年初春,我在淘宝直播间“秒”了一棵梅花。虽然已过花期,未见芳容,但收到货甚是喜欢。

这是一棵小老桩红梅,造型独特,根状怪异,像一只卧着眺望远方的梅花鹿。我将凌乱的小枝头精心修剪,成立着的鹿角,看着更加逼真。

这棵梅花被我种在脸盆大的紫砂盆中,放到墙角桌子上,平时给它浇浇水、施施肥,无多过问。阳光明媚的春天,院中五颜六色的玫瑰、蔷薇娇艳欲滴,竞相开放;墙角的梅花只身披绿装,吸收养分,茂密生长。烈日炎炎的夏天,傲娇的蓝雪花、香味浓郁的栀子花在主人面前争宠献媚;墙角的梅花还是身披绿装,屏气凝神。硕果累累的秋天,金桔挂满枝头,紫玉石榴也咧开了嘴;墙角的梅花还是原装待发。

过了冬至,先生就搭好温棚,将一众花儿搬进棚中,让其安全过冬;只有掉了叶、光秃秃的梅花被遗忘在角落里。今天清晨,我打开窗户,一缕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。我与先生连忙跑到院中寻找香气的来源,原来是墙角的那盆梅花开了。只见错落有致的枝头上开着几朵朱砂红小花。花瓣微微打开,薄如蝉翼,黄色的花蕊坚挺而细长,散发出清新淡雅的香气。一串串被冰霜包裹的花苞透着阳光,像一个个可爱的红色水晶球,晶莹剔透地点缀在枝上。鼓鼓的,仿佛一碰就会炸裂。一阵寒风吹来,却纹丝不动。

我俩笑着摇摇头,顿时对这梅花产生一丝歉意。